



账本里的春天

■ 马玉媛

春风掠过原州的黄土丘陵,风里裹着泥土的潮气、草木的清香,也带着人们心底刚刚苏醒的盼头。作为一名基层住户调查员,我的春天,总是从电脑里堆叠的账页开始。走村入户、翻账核对、拉家常、记收支,在一行行数字、一句句闲谈里,我读懂了最朴素的春天,也看见了最真切的人间烟火。

田间账本:泥土醒了,春耕忙了

清晨的三营镇马路村,天刚蒙蒙亮,村子就已经热闹起来。远处传来的拖拉机“突突”的声响,在空旷的田野间回荡。我踏着晨光走进村子,脚下的泥土松软湿润,空气里满是泥土与青草交融的气息。推开小高家的院门,他正蹲在院里整理农具。锄头、铁锹、犁耙靠墙而立,上面还沾着去年残留的泥土。见我进来,小高连忙在裤腿上蹭掉手上的土,笑着拉过一个木墩让我坐下,自己蹲在墙角,点开手机:“3月16日,复合肥8袋,960元;玉米种子180元,地

膜两卷70元;雇了两个人翻地,一人一天100元,晚上就结清了,一共200元。”他一边念叨一边记录,忽然抬头问,“要不我直接记一笔‘种地费用’算了?”我笑着摇头:“那可不行,这是典型的‘疙瘩账’,必须一笔一笔分清楚。”

随手翻看他家前几个月的记录,冬日的账目简单而规律,每一笔都精打细算,透着日子安稳。可一进入3月,账本立刻“热闹”起来:化肥、种子、地膜、农药、农机维修、租赁、雇工费用……一项项与土地相关的支出,密密麻麻铺满了页面。账本上一笔笔春耕投入,就是春天最踏实的脚步声。

家庭账本:书包沉了,希望重了

如果说乡村的春天在田野里,那么城镇社区的春天,就藏在孩子们的书包中。刚走进市区宋家巷社区的罗师傅家,他便从客厅迎出来,语气带着几分急切:“你来得太及时了,我正想找你帮忙看看,这几笔账记不太准,怕出错。”翻开手机记账APP,3月的记账笔数已达40笔,几乎全是围绕孩子的开

支:3月1日,教辅资料156元;3月5日,英语辅导班800元;3月8日,新书包68元;3月12日,文具36元。

罗师傅指着账目,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:“一开学,花钱跟流水似的。”可他的语气里反而满是欣慰,“不过话说回来,养孩子不就是这样吗?该花的钱,一分都不能省。”

我继续在社区走访,点开一户户账页,细节各异,底色却惊人相似。

另一户马姐家的孩子在读中职,这学期除了日常学习开支,还多了社会实践、研学活动的费用,每一笔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春天就在孩子背上的书包里,在一页页写满教育支出的账本里。

民生账本:日子返青,暖意渐浓

天色渐暗,一天的走访结束,我回到办公室,坐在电脑前整理数据。

屏幕上,一行行数字、一张张图表静静跳动,看似枯燥冰冷,背后却藏着有温度、有呼吸、有故事的普通人生活。

从乡村到社区,从农田到书桌,从

春耕投入到家庭消费,账本里的变化清晰可见:农业生产资料支出环比明显上升,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稳步增长;食品烟酒支出中,鲜菜、鲜果占比显著提高,人们吃得更新鲜、更健康;天气转暖,添置春装的家庭增多,衣着消费里,换季新衣的占比悄然上升。

这些看似专业的统计术语,落到生活里,就是一件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——柴米油盐、春耕秋收、上学读书、打工挣钱。一件件小事,一笔笔小账,拼凑成普通人热气腾腾的人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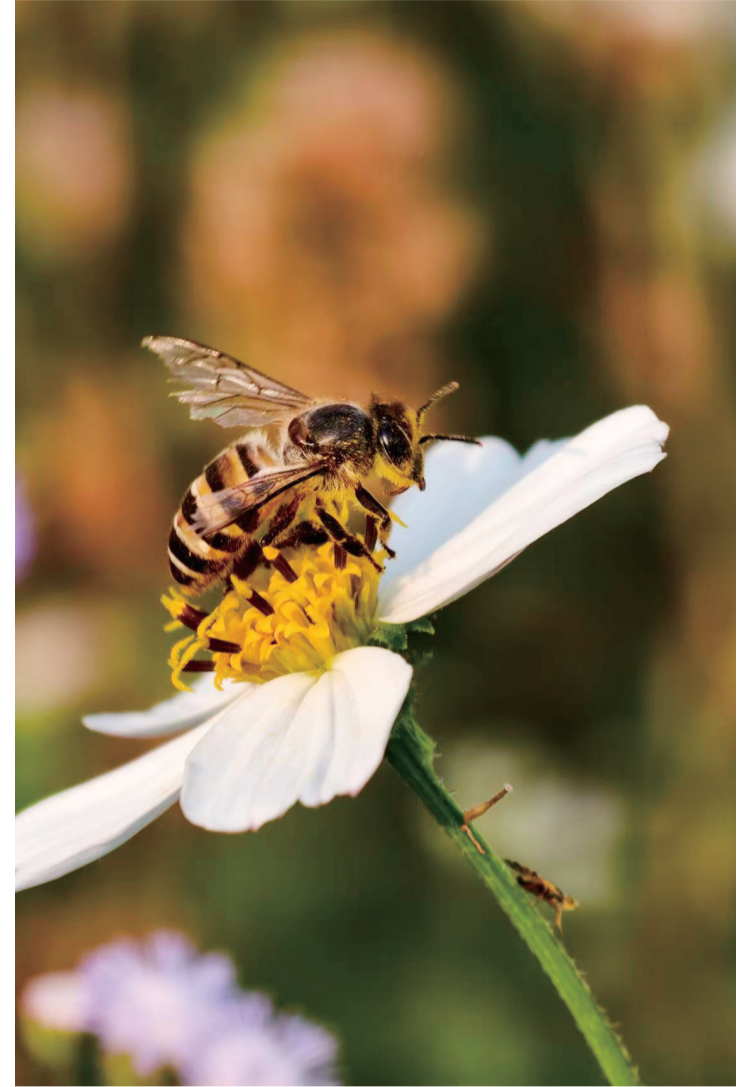
窗外,夜色缓缓铺展,家家户户亮起灯火。

春风不只在山川草木间,更在老百姓的账本里。藏在春耕的化肥种子,藏在孩子的书包文具里,藏在新鲜的蔬菜水果里,藏在多出来的一份工资里。

而我,有幸成为这一切的记录者与见证者。

在一笔一画、一页一页、一年一年的坚守里,看见春天,看见民生,看见人间值得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固原调查队)



春野拾蜜

徐骊 摄

春野数语

■ 余渐清

东风拂野,草木萌新,大地以青绿为卷,铺展起一年的希冀。新年余温尚在,窗外黄桷树上的灯笼依旧高悬,师傅石老已将小麦长势调查提上日程。“小余,准备一下,明天下午下乡看麦。”他的声音沉稳,带着不容耽搁的笃定。

次日午后,春日阳光慵懒地洒在乡间路上。我与小李随石老驱车前往麦田。车窗外,嫩绿麦苗挨挨挤挤,在微风中摇曳;路旁桃花粉、李花白、菜花黄,次第盛放,揉碎了春日的温柔。空气里漫着青草与花香交织的清甜,那是独属于春日的味道。石老手握方向盘,细细聊起小麦生长周期,从返青管护到分蘖指标,字字句句皆是深耕田间的经验,那份扎实功底令我由衷敬佩。

抵达目的地,我们沿田埂深入。石老走在最前,他是农业调查的老把式,闭着眼也能在棋盘似的田里找出样方。约莫五分钟后,他在一片麦田前驻足,俯身拨开麦苗,指尖轻触嫩叶,捏了捏茎秆,又划过泥土感受墒情。“这就是调查样方。株高、分蘖数都得记准,这是产量测算的基础。”他的声音里,透着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沉稳和精明。

我赶忙掏出笔记本,疾走笔尖,记录每一个精准数字;小李端着相机,从不同角度定格麦苗模样,连分蘖疏密、叶片色泽都不曾遗漏。石老起身环顾,指着旁侧几块麦田道:“这几块地墒情、苗情各异,得逐一查看对比,才能摸准整体长势。”

我们跟随石老在麦田穿梭。每到一处,他总蹲下身子,凝视麦苗,细察态势;偶尔拔起一株,抖落根部泥土,查看根系疏密。“根系是命脉,直接关系到水肥吸收,对后期拔节、灌浆乃至最终产量至关重要。”他一边看一边讲解。

忽然,石老目光顿住。他抚过一株麦叶,眉头微蹙——叶片上现出病虫害零星痕迹。“病虫害得趁早防治,晚一步就可能蔓延,严重影响收成。”说着,他掏出手机拨通农技员电话,将地块位置、病虫害一一告知,反复叮嘱及时防控。

随后,我们来到另一处样方。这片麦苗明显稀疏,叶色枯黄,少了鲜活绿意。石老蹲下扒开根部土壤,指腹摩挲着干结的泥土,眉头紧锁:“这里墒情不好,有些干旱。无人机撒施的肥料未完全化解,根系吸不到养分,苗情才会绿中带黄。”他起身拍去手上泥土,语气凝重,“得赶紧建议农户灌溉,再辅以叶面肥,不然长势怕是要更糟。”我和小李凝神细听,将要一一记录,不敢有半分疏漏。

忽而一阵春风拂来,不是强劲大风,只是柔柔贴着地皮穿行的微风。整片田野霎时活了起来,麦浪从远处层层叠叠滚来,一浪推着一浪,发出沙沙轻响,涌至脚边。麦苗随风起伏,仿佛与春风轻声应和。望着眼前翻涌的绿浪,我忽然觉得,这片麦田告诉我的,远不止笔记本上冰冷的数字。那是涌动在泥土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,是大地在春日里最深沉、最温柔的呼吸。

“记完了吗?”石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他站在青油油的麦田里,迎面阳光晃得他眯眼。

“记完了,师傅。这片田返青较差,缺水,分蘖也不理想。”我回过神,递上写满数据的本子。

石老接过本子,并未立刻翻看。他先抬眼望向澄澈天空与远处麦浪,目光里藏着对土地的深情。半晌,他才收回目光落在数字上,轻轻“嗯”了一声:“记得不错。只有实地走到、看到、摸到,心里才会有底。”

日头西斜,余晖将麦田染成暖金色。石老一声令下,我们收工返程。车上,窗外依旧是那片无边无际的绿,静静铺展至天际。可我知道,这片田野的一隅,已被我们装进笔记本,化作一行行会说话的数字。回到办公室,它们将填进表格,汇成报告,成为秋日收成的温柔预言。但此刻,它们还带着午后阳光的暖意,沾着田间泥土的气息,和着麦叶的清香,在我的本子里安静而蓬勃地呼吸。那细碎的呼吸声,便是春野的低语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渠县调查队)



神农顶之海

王瑞 摄

老巷回忆

■ 熊琳

老巷不宽、不长,却装下了我的年少时光。一想起,心就软下来。记忆中的老巷,两旁老屋青砖黛瓦,墙皮斑驳。青石板路虽有些坑洼不平,铺路的青石却又紧密相嵌,在凹凸处藏着流年。

晴天,阳光从老巷的瓦檐间漏下,在地上投下细碎光斑,像那些慢悠悠、不慌忙的旧时光。雨天的老巷则更有诗意:雨滴落在石板上,溅起晶莹水花;坑洼处积起浅浅水洼,倒映着灰瓦、绿树与朦胧天色。撑一把伞慢行,雨雾轻柔,巷子里安静得只剩雨声。江南的婉约与诗意,便都在这一巷烟雨里。

最难忘的,是我第一次骑自行车穿梭在老巷。攥紧车把手的手心微微冒汗,我摇摇晃晃蹬着踏板,车轮碾过坑洼石板,发出“咯噔咯噔”的轻响。小心绕过墙角石墩,避开路边竹椅,风掠过脸颊,带着青苔的湿润与饭菜的清香。车轮溅起细碎水花,打湿裤脚,也溅起满心欢喜。

老巷里的人家,朱红色的双扇木门总是半开着。巷子里,住着我的姑妈。姑妈待人真诚,巷里谁家有难处,她都愿意搭把手;邻里做了新鲜吃食,也总不忘端一碗过来给她。她最拿手的,是一种脆甜的老式沙琪玛:金黄色,外硬内酥,咯嘣咬一口,浓香的焦糖甚是黏牙,却越嚼越香。那是老巷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味道。

姑妈甚是疼爱我。每次知道我回来,她总会提前耐心地熬糖、拌面、油炸。压切,格外用心地做一锅沙琪玛。待我到了,她便早已站在门口等候,手里常常捧着一块刚做好的沙琪玛,笑着朝我招手。她的小院里种着花草,窗台上摆着旧陶罐,一推门,便是满室安稳与温暖。她会拉着我絮絮家常,话语细碎,却全是藏不住的欢喜。

老巷里,有一只温顺的土狗。它常慢悠悠走在路边,或是蜷在墙角晒太阳。见熟人经过,便摇着尾巴凑过来,眼神温顺又憨厚。我骑车穿行时,它会跟着小跑几步,像个沉默的伙伴。雨天,它便躲在屋檐下,静静看雨丝飘落,偶尔甩甩耳朵,模样憨态可掬。

老巷让我心动的声音,是叮叮糖的敲糖声。挑糖担的老人,慢悠悠走在巷中,小锤轻敲铁片,“叮——叮叮、叮——叮叮”,清脆声响穿过屋檐与拐角,富有韵律。儿时的我曾拿着零钱毛票,换老人敲下一块雪白脆香的糖块,那人嘴角的甜意,便从舌尖漫到心底。

随着时间流逝,老巷路边总会有翻旧建新的人家。现代的小楼一座座立在老巷两边立起,似乎与老巷格格不入,却又奇妙地融为一体。那坑洼的石板路,潮湿的青苔,骑车的心跳、温顺的土狗,叮叮糖的脆响,随着时间慢慢模糊起来,只有姑妈还住在老巷里。

如今再回老巷,姑妈依旧会在灶前忙碌,为我炸一锅金黄的沙琪玛。香气飘出小院,漫过整条巷子。我想,也许老巷从未走远。它像一位沉默的亲人,不喧哗、不张扬,带着最朴素的人间烟火,住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,成为时光的港湾。

岁月匆匆,那些散落在巷子里的旧事,已随时光长河远流。但一回头,老巷总在灯火里,等我归来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临川调查队)



白色雏菊

冉华利 作